



折兰勾玉杏向晚

明月别枝

著

轻烟淡水的江南，
你跨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。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折兰勾玉杏向晚

明月别枝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折兰勾玉杏向晚/明月别枝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9. 3

ISBN 978 - 7 - 80755 - 592 - 6

I. 折… II. 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8172 号

书 名: 折兰勾玉杏向晚

著 者: 明月别枝

责任编辑 阎 丽

特约编辑 侯 开 刘红梅 陈 娟

责任校对 冯会洲

封面设计 安宁书装

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
网 址 [http: //www. hspul. com](http://www.hspul.com)

销售热线 0311 - 88643226/32/35/43

传 真 0311 - 88643234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980 × 700 毫米 1/16

字 数 280 千字

印 张 23
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
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80755 - 592 - 6

定 价 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



楔子/1

卷一：轻烟淡水的江南，你跨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/7

第一章◎相遇/9

第二章◎游学/16

第三章◎钟离/33

第四章◎师徒/44

第五章◎探海/52

第六章◎初绽/59

第七章◎锐芒/72

第八章◎看杏/82

卷二：经不住似水流年，逃不过此间少年/97

第九章◎情动/99

第十章◎隐结/109

第十一章◎再怒/122

第十二章◎媒定/133

第十三章◎蜕变/142

第十四章◎暗潮/152

第十五章◎皇权/163

第十六章◎缘浅/174



卷三：梦入江南烟水路，不与离人遇/189

第十七章◎换命/191

第十八章◎亲人/202

第十九章◎谣言/213

第二十章◎不伦/228

第二十一章◎算计/236

第二十二章◎杏香/248

第二十三章◎退进/258

第二十四章◎镇魂/274

第二十五章◎大婚/287

卷四：修一世圆满，解你我千年情劫/295

第二十六章◎因果/297

第二十七章◎救赎/311

第二十八章◎交错/321

第二十九章◎重逢/331

第三十章◎团聚/341

第三十一章◎圆满/353

楔子



“杏花仙子，既入仙门，便得遵守仙规，这一百零八条仙规你需谨记谨守。”百花仙子羽衣如云，裙摆饰繁花，螭首蛾眉，手中拿着两个册子，一金一翠，甚是好，看，“花仙三十六条规矩，你也得用心学习，切不可出了差错。”

说完，百花仙子霓裳随风轻舞，转身翩然离去。

“百花姐姐，百花姐姐……”一袭杏红曳地长裙、肩披长巾的女子伸手接过册子呆怔了两秒，赶紧提着裙摆跟上，慌张地道，“我还没喝孟婆汤呢！”

是啊，她还没喝孟婆汤呢！她的脑海里对这一路的经历清晰而深刻：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恋爱、婚嫁……或许尚不能称之为婚嫁，因为还没来得及摆酒席，只不过是刚从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与法律上的新婚丈夫回家，在半路上却不幸遇到了车祸。她看着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分离，然后不断飘升，飘升……彻骨的疼痛与彻底的绝望，结果却是到了天庭仙界，并在第一时间成了杏花仙子。

那个在她的常识里该是中年大叔，结果却正年轻的玉帝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她连着七世命断婚嫁，放在古代是礼成暴毙，放在现代——如今算是前一世了，就是领证身亡。

她来不及入洞房，来不及摆宴席，来不及全了她的人妻之名，赶不及成人妻之实，就意外身亡了。命舛如此，遭遇七世之后，她便直接升了仙。

只是这升仙，算是一种补偿，还是这些经历本就是一种磨砺修行？



向晚好笑地想着，眼眶一热，心痛无比。

心痛是因为她没有前六世的记忆，可如今已是新上任的杏花仙子，却还保留着第七世向晚的记忆；心痛是因为想到了家人，得知她噩耗的父母、亲朋好友，他们会多么地伤心难过；心痛是想到了她的丈夫——法律上已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，他是生是死？生是幸，抑或死才是幸？

她可能算不上爱他。年岁长了，她屈于家庭压力接受相亲，挑了个门当户对也还算看得顺眼的人开始交往。

半年之后，两人谈婚论嫁。

他是一个很平凡的男人，会做家务会持家，对她有礼不逾矩，虽不浪漫，却是个好丈夫的人选。

她之前不觉得怎样，听玉帝一说，忽然对他抱有十二万分的愧疚。她虽然不爱他，但一想到他碰到她才会经历至此、遭遇至此，便觉得自己对不起他。

向晚除了心痛，还有些心慌。

她不知道成仙的流程是怎样的，她只知道一般人死后先得过奈何桥，喝上一碗孟婆汤，将前世的爱情仇恨通通抹掉。

可她没有喝孟婆汤，带着前世的记忆——向晚的记忆，从第一天来到这里，就走马上任当了杏花仙子一职。

她什么也不懂，什么也不会，前世对神魔妖道的书籍也不感兴趣。转念一想，既然她手臂上的杏花印已封烙，是不是该让她喝碗孟婆汤，将前尘往事通通遗忘？

神仙，不都是没有七情六欲，心无牵挂吗？

“你没喝孟婆汤？”百花仙子停步，却不侧过头看向晚。

“嗯。”向晚不仅回答，还配上点头的动作。

“无妨，有不少仙子也是如此。”百花仙子说完，继续前行。

向晚正待再问些什么，便见匆匆走来一位仙姑，云髻素衣，顾不得一旁还有她，拉着百花仙子的手直说时间到了，快走快走。

时值夏末初秋，向晚想着前世的种种，望着青杏点点挂满枝头的杏树林怔怔出神。

欲将心事付花语。只是花期已过，心事难了。

过后几天，向晚却一直都没再看到百花仙子。向晚待在杏树林，足不出林。

她已经接受了目前的处境。升仙之后，再没有饥饿感。几天滴水未进，不休不眠，这是凡人不可能达到的境界。



她想着玉帝说的七世命断婚嫁，胸闷难受、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就折一树枝，将杏树上的青杏打落下来。那一金一翠两本小册子被她扔在地上，三两颗青杏滚落在上面，镏金翠绿、方册圆杏，画卷般美丽。

只是再美丽，她都没兴趣看。

如此浑浑噩噩的，她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。

这一日，向晚依旧站在杏林里发呆，却听林外有人唤她。声音不轻不重，直接传入她耳里。

向晚回身，敛了敛身上的衣裳，就往外走。她来这里数日，除了第一天见到的玉帝与王母娘娘，便只认识百花仙子。听这声音又不是，不知这时候谁会上门来找她。

“你是？”来人身着一袭明黄曳地长裙，与她一般无二肩披长巾，看其装扮，应该与她同是花仙。

“我是迎春仙子，你是新来的杏花仙子吧？”来人对着向晚笑，笑容里有迎春花般明黄靓丽的春天味道，“晚上是王母娘娘寿诞，众姐妹商定以百花齐放为贺，到时候以莲灯为信号，可别误了时辰。”

“百花姐姐呢？”向晚问道。她虽然不懂这些，但知道她的直属领导是百花仙子。

“百花姐姐几天前便赶往瑶池。历年天庭寿诞都由她和百鸟仙子督管操办，这事是她让风婆婆传的信，错不了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向晚点头。

来不及闲聊几句，迎春仙子便赶去通知其他花仙子了。

向晚想，虽然她已是仙女之列，但毕竟只是最基层的。

她刚听说王母娘娘的寿诞就在今晚，显然他们这一阶层的仙子仙女都是不受邀请的。

想想也是，既有玉帝，那么在天庭也是有职位与等级的。

天上地下人间，这两样东西还真是无处不在。

天界也有白天与黑夜。向晚跑回杏林，找到那两本小册子。身为杏花仙子，她却连花开的法力也不知道。她忙将那翠绿册子捡起，两颗翠中透黄的杏子骨碌碌地滚向远处。

先花后叶再结果，这本是杏花自然生长的规律，如今需花开二度，自得她这个当仙子的使用法力了。

册子上果然有记载，简单明了，除去几条开花结果令，还记载了三十六条规矩，无非是不能违反自然的生长规律、破坏三界平衡之类。



向晚合上册子，复又将它扔到地上。向晚足尖点地，轻轻跃至杏树枝头。这些小法术，也没怎么研习，不过是不经意间发现，好像是身体的一种本能，几日来早已驾轻就熟。

绵延数百里，皆是一片又一片的花林，汇合成花的海洋。

而这一片花海，是各位花仙子的辖地。一位花仙子一个花林，花海正中是一排仙殿，各位仙子在仙殿都有住处。比起仙殿，向晚更喜欢这片属于她的杏林。花林与仙殿，以及她们这一班花仙子，都属于百花仙子领导。

向晚弯身摘了几颗杏子，用力往前扔去，然后笑着在杏枝上蜻蜓点水般游走。碧绿的杏林，满枝沉甸甸的青杏，一个杏红长裙曳地的女子，粉面若桃，黑眸若夜，笑靥如怒放的杏花，精灵般跳跃。那飘飞的如雪长丝巾与翻飞的杏红裙摆相映成画，银铃般的笑声在夜幕中渐隐渐没。

一个人笑闹了一阵，停下歇息，便等着莲灯的信号了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仙殿四周的莲灯升起来了。向晚右手轻点左臂的杏花封印，左手举至额前，掌心向右，大拇指与中指贴合成圆，另三指舒展朝上，心中默念杏花盛放令。

杏林霎时吐苞绽放，万花齐开，听得见声音，闻得到花香。秋风换春风，点点如胭脂，连绵数十里。含苞时的艳红、怒放时的渐淡、花谢落地又成雪白一片，说不断的娇，道不完的艳。

“道白非真白，言红不若红，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。”向晚飘然而下，随口吟诵。忘了是谁的诗，是谁的心思，只是看着满枝青杏衬着满树杏花，丰收与绽放、收获与希望，这一刻在心里漾开了喜悦，几日来的郁闷与不平倏然消失了。

三两朵淡粉杏花瓣宛转飘落，向晚忍不住伸手欲接。

她想，做个杏花仙子其实也不错。

向晚知道自己闯了祸是在第二天。

她被人抓着到了天庭，对着玉帝与王母娘娘跪下的时候，看到一旁已然跪了个人，正是百花仙子。

“玉帝，是小仙疏于教导才会发生此事。望玉帝念在杏花仙子初上任，饶恕她此次失误。”向晚未及开口，百花仙子便伏地求情。

昨晚王母娘娘的寿诞，以百花齐放为贺，只需要将天界的杏花绽放即可。寿诞结束，莲灯落下，即恢复原样。

向晚不知道这些规矩与惯例，巴巴地将三界杏花催放，直到一大清早有人发现了



异常，她被拉到天庭，才知道自己闯了祸。

向晚心里是有些不屑的。这下跪的规矩，在她的前世可没有。

“一夜之间，你可知因你这失误，人间谣言纷起，百姓惶惶，奔走相告，直道天呈异象必有大灾，甚至已有不少人打算离家逃亡。”玉帝说道。

向晚抬头看着他。丰神俊朗，眉目英挺，初见时高贵而优雅，如一个画中人物，哪是印象中的中年大叔。不过今天的玉帝，皱着眉，抿着唇，明明白白地生着气，仙风道骨的气质荡然无存。

“谣言止于智者。”鬼使神差，向晚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。

话音刚落，一旁的百花仙子便扯了一下她的衣袖。向晚转过头看着她，耳边传来玉帝的怒喝：“还不知错！”

百花仙子一慌，不由分说地拉着向晚意欲伏地。向晚将腰挺得直直的，就是不肯磕头。

“何错之有？规矩不正是用来打破的吗？花仙三十六条明明白白地写着，不管什么理由，都不能错了花期果期，坏了自然的生长规律。若都守着规矩，这天上人间地下，百花齐放该只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美好愿望。”向晚心中不由得生气。

昨晚是他们要百花齐放的，通知的时候只说见莲灯便开花，又没说分三界。

她初来乍到，怎么知道这些讲究？如今出了事，怎么就只成了她一个人的错，被人抓了来，跪在这地方，还要磕头认错求饶。

王母娘娘闻言，脸上便有些挂不住了。百花仙子松了手，有些愕然地看着向晚，轻喝道：“怎能如此讲话！”

向晚皱眉，倔强地不低头不认错。

“不知悔改！”玉帝脸上的怒气更甚了。

“玉帝……”百花仙子欲再求情，却被玉帝喝住，“你退下！”

百花仙子担忧地看了一眼向晚，退下。王母娘娘一直没有说话。

向晚直视着玉帝，脸上的那抹倔强更甚。

两个人半晌都没再开口。

向晚忽然想，她这样被抓过来，天庭除了他们几人也未见其他仙人，玉帝是不是也想给她一个改错的机会？不然对于她这样的小仙，完全可以直接下惩罚令，而不必如此费周折。

“我……”

“杏花仙子违反仙规，即刻打入人间，再次修行。”

向晚软了口气想认错，终究还是晚了一步。玉帝话音刚落，向晚只觉得眼前金光

乍现，直觉地偏过头，视线滑过座上的王母娘娘，似见她眼中闪过一抹不忍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向晚听不到她说什么，周身霎时被一道金光包围，失去意识之前，车祸那一幕在脑海中浮现，她只觉得那种灵与肉分离的痛楚再次袭来。



卷一



轻烟淡水的江南，
你跨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。



第一章◎相遇

明德十八年，秋。风神国，杏花村。

“向晚，向晚……”粗声大气的中年女声，由远及近。

向晚慌忙跳下门前的草垛，用小手拍了拍屁股，往家门的方向跑，边跑边道：“来了来了。”

“死丫头，都什么时辰了，还不做饭。”妇人一把揪住向晚的辫子，拖着她就往回走。

向晚的小手紧紧护住自己的辫子，拼命将辫子往自己的方向拉，好让头皮被揪的疼痛能轻些缓些。

这年向晚八岁。

她出生那年，恰是天下杏花二开，天呈异象、人心惶惶的一年。

向晚当然知道杏花为何二开，也还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被贬下凡的。那个跪在她身边求情的人，那个一言不发的座上女子，那个满脸怒气对她说“杏花仙子违反仙规，即刻打入人间，再次修行”的男子……可是前因后果呢？为何她会犯这种错，为何犯了错的她死不肯认错？

还有那之前的种种经历，也消失不见，遍寻不着。它们明明隐藏在她脑海的某一个偏僻角落，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除了她是杏花仙子，那日在天庭被贬下凡，她便记不得其他了。

可是她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杏花仙子，此次被贬下凡是再次修行，这一点不会错。

既然是修行，她便不得计较这些。向晚不得计较爹不亲娘不疼；不得计较弟弟经常爬到她头上欺负她，爹娘却只知道责罚她；不得计较弟弟吃肉她喝粥；不得计较身



上衣衫破旧……她安于修行，并且沉默，无意表现，不想引人注目与猜想。

她只喜欢坐在草垛上望天，想着左臂上的那朵杏花封印依然，想着那一脸怒气的男人。

他为何这般生气？自己又为何会犯那种错误？她犯了错为何不肯承认，还反过来指责别人？向晚摇了摇头，使劲儿将妇人手中的辫子扯回，惹来头皮一阵热辣辣地疼。

“你个死丫头，下回再偷懒，我就先将你的头发剪光。”妇人犹不解气地朝着向晚劈头盖脸地打下去。向晚护着脸侧着身子躲开，即便是这样，还是有两下着着实实地打在了她耳朵上，一时向晚脑中嗡嗡作响。

妇人出了气便走出厨房。向晚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就开始动手做饭。

洗菜、切菜、炒菜……八岁的向晚做这些事干净利落。她一头顾着灶里的柴火，一头站在小凳子上炒菜。

炒好菜，然后煮饭。向晚将米放入锅里，转身端着一盆水，踩上小凳便欲添上，一个黑色身影冲入厨房，迅速跑到她身边，抬起脚狠狠地踢向她身下的小凳子。小凳子一滑，向晚身子不稳，连着手中端着的那盆水向后倒去。

向晚自然摔在了地上，屁股着地，一阵生疼。可这不是最糟的，最糟的是她手中的水盆后倾的时候，盆里的水顺势泼向她身后的桌子，桌上炒好的四个菜悉数灌满了水。

向晚低着头，看着被水浸透的菜，心里一阵一阵地疼。

“娘……娘……姐姐往菜里灌生水……”黑色身影大喊着往厨房外跑，过门槛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就被绊倒在地上，小小的身影爬起来，又哭又喊地向外跑去。

向晚根本没得解释，瘦小的身板被抓起来就是一顿揍。她的娘亲用小木条往她身上抽，她的弟弟——那个冲进厨房踢掉小凳子的黑色身影，咬着手指站在一边乐呵呵地看着。

他很无辜地看着她，因跌倒才哭过的双眼又圆又清亮，黑色的衣裳衬得他圆圆的脸蛋干净白皙，唇红齿白的，就好像是个瓷娃娃。

向晚不哭不闹不求饶。

虽是隔着衣裳，但是身上被抽过的地方还是热辣辣地疼。她的娘亲松开手，扔了小木条，不顾她像个没有生命力的破旧洋娃娃般趴在地上，转身抱起她瓷娃娃一样的弟弟，一径哄道：“小阳乖，饿了吧，娘这就去做饭，马上可以吃了……”

向晚看着娘亲与弟弟拐进厨房，咬着牙爬起身。

今天的午饭，自然没有她的份儿了。她不敢回房休息，她知道她若回房，她那瓷娃娃一般的弟弟饭后肯定又会来找她的碴儿。



向晚沿着村里的那条小河往西，一直走到西村口的小庙旁停下。小庙有些残破，除了初一、十五，平日里若有人过来烧香拜佛，那就表示这个人家里不太平了。

向晚躲到小庙北面，身后是满坡的杏树。翻过杏林坡，就是个小小的荒坡，荒坡上有零零落落的坟堆。这一带向晚很熟，每次她挨揍或不想被弟弟找到时，就躲到这里来。

向晚捡起小石块，一笔一笔地沿着北庙墙的画像轮廓画着。她将玉帝的像画在上面，每当心情不好躲到这里时，便会用小石子描摹一遍。日积月累，庙墙上的画像越来越深，就像是刻上去的。

画像不算小，与八岁的向晚身架一般大。向晚一笔一笔画完，扔了石子折了根杏枝，一下一下地抽着墙上的画像。

记忆中，好像有重复的动作浮现，有点儿像娘亲用小木条抽她，仔细回想，却又觉得不是。

折兰勾玉优哉游哉地骑着他的高头大马途经这个小村庄时，看到的便是向晚对着墙上的画像抽打的景象。

这一幕让他觉得有些怪异。

折兰勾玉抬眼看向墙上的画像，心里蓦地一震：墙上的画像笔锋粗糙而拙劣，一眼望去，却不难辨认出画中之人正是他，尤其这五官神韵与他竟有九成相像。

“表哥，她跟你有仇啊？”一旁黑色骏马上的乐正礼问道。他们途经这个小有名气的杏花村，于是进来看看青山绿水杏林坡，见有小庙，策马靠近，听到异响，寻找根源，看到的却是这令人震惊的一幕。

在这陌生的地方，离家千里之远，竟然有人对着他的画像鞭笞。折兰勾玉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，手中的玉柄折扇一合，翻身下马。

“请问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动静不小，那小姑娘却没有丝毫反应，只顾用枝条抽打着墙上的画像，也不朝他们看一眼。折兰勾玉等了半晌，只能率先开口。

她的衣裳大小小有十几块补丁，脏脏的，头发很长，只是用一根绳子扎成一束，凌凌乱乱的，倒像是用手胡乱地抓着扎起来的头发。她那么用力地抽打着他的画像，好像与他有着深仇大恨，可脸上的表情却很平静，不由得让他感到好奇。

他现在已经很难对什么起好奇心了。

向晚闻声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侧过脸看着他，目光一触，手中枝条滑落，转身便往身后的杏林坡跑去。她的动作该是干净利落而娴熟的，无奈刚挨过揍，身子就不那么灵活了。向晚没跑几下，就被人抓住了。来人一手将她拦腰截住，向晚忍着腰上被抽



打过的疼痛，挣扎着。

“表哥，表哥，她认识你吗？”那黑色骏马上的人早就下了马，巴巴地跑到他们跟前，扯着嗓子问。

向晚停了挣扎扭头瞪着他。她讨厌这个人，他有着和弟弟一样圆圆的脸蛋，明明是个男孩，却长得比女孩还精致。他的声音向晚也不喜欢，他明明已有十二三岁的模样，声音却是脆生生的，好像还是个小孩子。

“你刚才在做什么？”折兰勾玉将向晚抱下杏林坡，满脸笑容，好脾气地问。

向晚抬头看着他。他一袭玉色长袍，眉目如画，手中执一玉柄折扇，腰际坠一兰形玉佩，黑发长过腰际，只在末梢松松地系了根玉色丝带。天然一股华贵而优雅的气质，如神祇一般问她在干什么。

身量虽小了些，但那五官面相、神情气质，不正是玉帝——北庙墙上画像的正主吗？

“玉……玉帝……”向晚心里越发慌了。想起那次他大怒把她贬下凡，这一次又被他抓个正着，会不会再被贬一次呢？

“啊，表哥，她还知道你的名字，天哪天哪……”乐正礼在一旁叫嚷着，不可思议道，“可是她怎么叫你弟弟啊，看她的样子，也就是六七岁，居然叫你弟弟！”

不只是乐正礼，折兰勾玉也觉得奇怪。且不说他既不认识也从未见过这个小丫头，但她不仅抽打他的画像，还直呼他的名字，这之中莫不是有他不知道的渊源？

折兰勾玉决定将这一切弄个清楚明白。

向晚还想挣扎，人已被折兰勾玉三两下扛到马背上。他纵身上马，一手抓紧她，一手攥着扇子抓紧缰绳，脸上始终保持着笑容，问：“家住在哪儿？”

“不要！”向晚反抗。她现在不能回家，更不能带着两个陌生人回家。

“礼，你去问路。”折兰勾玉驱马往右一靠，示意乐正礼与他的黑马先行。

向晚反抗无用。

三人驱马往村庄里走，随便问个路人，莫不是回答：“是小晚啊，怪可怜的，她家就在前头右转第五个房子。”

是啊，可怜的，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可怜的小晚。

在杏花村，比她家穷的人多的是，孩子比她家多的也多是，但她却是村子里最可怜的小孩。做家务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做了家务还要挨打；有弟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这个弟弟欺负她之后，总是用一副很无辜的表情看着她，而她的爹娘从来不问谁是谁非，直接打她一顿了事。

邻里里也有好心人，看她挨打挨饿，有时会偷偷地塞给她一个馒头。但她不喜欢这样，她不喜欢别人同情的目光，不喜欢别人的施舍，所以她总是一个人偷偷地跑到